

红色档案

姜海峰题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管委会
巴中市巴州区民政局 编
巴中市巴州区档案局

红色档案

姜海峰题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管委会
巴中市巴州区民政局 编
巴中市巴州区档案局

书名题字：万海峰上将（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
委员、成都军区政委）

红色档案

王毅主编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管委会
巴中市巴州区民政局 编
巴中市巴州区档案局
巴中飞霞印刷厂 印刷
1/32 24万字 15印张
2010年8月15日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书号 川新出内（巴市）2010第12号

紅軍事蹟
彪炳史冊
紅軍精神
代代傳承

廖倫志

2010年七月

(廖伦志，时任中共巴中市巴州区委书记)

目 录

不应忘却的岁月(代序)·····	王毅
我给徐总喂战马·····	1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战士周德华口述	
红军歌声显威力·····	8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战士龚仲礼战斗实录	
活跃在巴城的女红军·····	1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女战士方桂英战斗实录	
百岁寿星征战回忆录·····	25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离休干部高寿芝战斗实录	
万里征战仍又还·····	35
——中国工农红军离休干部刘洪才战斗实录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44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战士杨健芝战斗实录	
威武雄壮的号声·····	51
——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战士杨绍政战斗实录	
机智勇敢的传令兵·····	5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士张友慧战斗实录	
难忘红军情·····	64
——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战士田际健战斗实录	
宣传战线上的尖兵·····	71
——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军女战士王希云战斗实录	
川陕苏区的见证人·····	76
——记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战士苟兴朝战斗实录	

我给徐总喂战马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战士周德华口述



周德华，男，现年 86 岁，12 岁参加红军儿童团，后编入红 30 军 88 师 263 团，部队长征时给徐向前总指挥喂战马，参加过古浪战斗，在河西打骑兵时受伤，后因部队打散，化装成农民做手艺回到老家。现居于巴中市巴州区三河场千邱村二社。

长子：周丙和，58 岁，务农，住地同上；

女儿：周丙英，59 岁，务农，住地同上；

孙子：周非，26 岁，务农，住地同上。

周德华向“红色档案”征集组说：

1933 年 3 月，川北已是万木复苏，大地回春，芳草初放，一派生机盎然。

然而，地处青山绿水的巴中县（今巴州区）三河场乡，除了时而听见几声鸟叫外，其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显得非常寂静、沉默。

三河场上，只有七八户人家，有两户做生意的，就是当场天也只有百把人。

初四这天，街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昔日寂静的山间小镇，热闹非凡。12 岁的周德华和他

的哥哥挤入人群中，人们分站两傍，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走过来了。他们头上戴着红五星的灰色军帽，身穿灰军装，背着乌黑锃亮的钢枪，着绑腿蹬草鞋，一个个气宇轩昂、雄姿英发，他们边走边向群众挥手致意，“欢迎红军”，“欢迎红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

过的是红四方面军十一师解放通南巴后向苍溪开进路过三河场的一只红军部队。周德华热血沸腾，心情异常激动，他站在最前列，嗓门最大，欢天喜地和大家一起呼喊“欢迎红军”的口号，被红军发现了，一位红军走近他的面前，拉着他的手亲切地问他：“小兄弟，你参加红军吗？”那时许世友率领三十四团解放巴中后，在渔溪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广泛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同时号召群众拥护和参加红军，开展革命斗争，一天渔溪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胡以钦到三河场召开支援红军的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为劳苦大众推倒三座大山，打土豪分田地，他家也分得了2亩田地。这为周德华参加红军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激动地站在红军面前恳求：“我要当红军。”红军拍着他的肩臂说：“小兄弟，欢迎参加。”当天下午，周德华准备了行装，辞别了家乡，成了红11师的一位机灵能干的“红小兵。”

给红军站岗放哨

我参加红军年龄小，枪都背不起，行军跟不上大部队，大红军把我背起走。到了红军总部，编入童子团站岗放哨，通风报信。四月间，红军主动撤出通江，五

月间，红军打到恩阳河又退到通江。八个“小红军在通江城放哨，防止敌人偷袭总部”，午饭后，我们发现从巴中方向来了几十个“罗烟灰”的烂兵，我立即报告了红军总部，总部派了一个连，把几十个烂兵全部被俘，经过教育，总部把他们全部放回家，他们苦苦哀求：“多谢红军哥哥，你们是好人，救了我们”。他们还说：“我们都是受苦人，都给地主老财当过‘放牛娃’，做过苦工，被国军拉起来当兵的，我们不回家了，我们都跟着红军一块走！”总部经过反复调查了解，吸收了十五个符合条件的加入了红军，编入红 11 师。他们到了部队打仗勇敢，有三个在渡江时牺牲了。红军到通江瓦石铺打仗时，我们童子团几个人冒着枪林弹雨，运送粮食千余斤，扛子弹五箱到前线，红军在这里打了大胜仗。

给徐总喂战马

6 月，部队扩编，11 师扩编为三十军三个师八个团，我编入三十军八十八师 263 团，部队长征时，团长叫我给徐总喂马，我很高兴，“给徐总喂马多荣幸啊！”第二天，到山上去给徐总的马割了一背青草，背到徐总拴马的地方等候。个把钟头徐总来了，他下了白马，只见他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布军装，在胸前的衣袋里，别着一支红杆派克金笔，腰间拴的半旧红亮的皮腰带，从脚腕一排“人”字花缠到膝盖下，脚上穿的苏区农民慰劳的青布鞋，衣着整洁朴素，身材颀长，越发显得精神焕发，跟着徐总来的一个是骑枣红马的交通排长余天云，一个是骑黑马的传令兵，徐总下马后，我立即敬了个军礼，他微笑着向我点了一下头，就匆匆到了徐总的

住房。我把马拴好，喂了一背青草。每天麻麻亮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徐总的马喂饱，因为徐总每天天刚亮就出发指挥打仗。后来，在藏族地区的碧口（小地名）遇到反动的骑兵突然袭击，把红军的战马打倒山崖下甩死了，我哭了一场，死一匹战马等于牺牲一位战友。敌人打退后，我用绳子掉下山崖，把马的遗体安埋在青山绿水的小河岸边，长征的路上，缺粮缺水最严重，我到四十多里路外去给徐总的马找水喝，那天找回两小桶水（约20市斤），徐总发现有两桶水好高兴啊！他说，赶快把水分给战士们喝，战士们不喝，我悄悄把水倒在马桶里，给徐总的马喝了。战士们说：“我们能坚持，不能让徐总的马受饿受渴。”实际上战士们在一片茫茫的草原上忍着饥饿走了几天了，没有吃一粒粮，没有喝一滴水，嘴唇干得起裂缝，不时冒出血注注，战士们把马尿都给喝了，部队过了一道大雪纷纷的山梁，发现农民的田里有点花花水，我们不敢喝，喝，就违反了军纪。战友们用铁铲把凝在地上的冰块敲烂，边啃边行军，在山上不少战友倒在雪堆里牺牲了。在草地马也没水了，我就铲了一桶冰块，用水把冰块融化后给徐总的马喝，我的脚冻烂了，撕了一块擦枪的布，把脚包扎好又往前走。不久到了“五马”地区，“五马”风狂地打红军，那时，一日复一日的艰苦奋战，西路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弹药逐日消耗，伤员日益增多，“五马”打红军、红军的伤亡更大，与马家军打了几仗，虽打胜了，但红军牺牲的人多得很，人数一天天减少，但那里的青年参加红军的也不少。

大概是11月18日，“五马”集结优势兵力猛攻，

山炮轰击半个多钟头，随后成营成团向上冲锋，他们采取迂回战术，首先把守卫山头的红军主力的联系截断了，再四面包围同时进攻。马元海和马彪亲临前沿督战，驱使民团用血肉之躯去消耗红军的子弹，那些民团大多只有马刀，即使有枪也是土造的，子弹与一般步枪型号不同，被红军缴获了，也不能使用。到上午 10 时，漫山遍野铺满了尸体，这时马彪下令正规军出击，马家军举着明晃晃的马刀、踏着尸体和血浆朝一个山头蜂涌而上。残酷的白刃战随即展开……，中午的时候，守卫山头的红 25 师 1 个团全部壮烈牺牲。

保卫部的几十名队员挥舞大刀与敌人血战，这支单薄的力量为保卫红九军军部打得特别英勇。我也挥舞一把大刀，砍死了两个马军。马军转移到另一个山头，红军马上追到另一个山头。发现退出马军的山头的一个坡坡上有一大堆绿悠悠的青草，我跳下去把这丛青草割掉背到马房里，但不见徐总的马，守卫大门的警卫员说：“徐总一早就骑着马到前线指挥打仗去了。”半下午，前方传来好消息，马军被红军击退了，打了胜仗。徐总骑着马回来了。徐总下了马，我看见他比以前消瘦了，徐总的伙食跟战士们一样，战士吃啥他吃啥，从不特殊，在草地有时抓一把干粮喝一杯水，就是一顿饭。刚把马喂饱，古浪城里响起了炮火，马家军又疯狂了。这时，徐总和陈政委挥戈跃马亲临前线指挥打仗去了。徐总的马骑走后，我用清水把马房洗得干干净净，周围用白石灰水刷洗一遍，还把藏民送的干草切细煮热，切细的干草里面放入切细的青草混合搅拌，给徐总的马准备好晚餐。

下午，我到山上去捡干柴给马煮食，突然发现小山沟一股敌人去古浪助战。我埋伏在一个山洞里，等敌人走到山洞下，我甩了一颗手榴弹，打死了五个敌人。他们惊恐地转头往回跑。一个伤兵一瘸一瘸地边跑边抱怨说：“鬼儿些上当了，红军多厉害呀，我不干了，回家种庄稼了！”等敌人走远了，我扛着一捆干柴，从山洞里回到了营部。营里开会，表扬我是红军的好战士。

下午三、四点钟，只见古浪城浓烟滚滚，红军一举击溃了12个营的民团，民团撤退时四处纵火，酿成了火灾。这时，马家军猛攻城郊制高点，顿时一片混乱，四处逃散。红军突然抛撒起银元，马家军只顾争抢银元，如争食的鸡群挤成一团，结果机枪一响，成片倒下，活着的得了银元竞相逃命，连仗也不打了。

有一次在古浪城边，我赶着徐总的战马爬山时，刚爬上山顶，对面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徐总跟即用望远镜一望，余排长赶快叫我把马赶走，我把马赶到山下的一个沟里，马就不走了，我知道马是在等徐总。天黑了，我立即给马喂了饲料，在草坪里我和马睡了一个晚上，我睡在马的怀里，好象睡在棉絮窝窝里的，多暖和啊，行军10多天，从没睡过像这样的好觉。

第二天，麻麻亮，一个挑水的牧民看见是徐总的战马，就叫我把马赶到他家去，我不知道他的底细我不让他赶，他说：“红军是打反动派的好人，不能让红军的战马吃亏啊！”我说：“红军纪律很严，不能随便到老百姓家打麻烦。”我再三解释，他总是不肯，经苏维埃干部介绍后，我才赶上马到他家里去了。

这家牧民很穷，住的窝棚，喂了两三只羊，家有

父母和一个小妹妹，他的弟弟也参加了红军，在 31 军炮兵营。他家非常热爱徐总的战马，他们用热水给马洗澡，还喂了饲料，晚上将马拴在他住的屋子里，铺上麦草，怕马挨冻，麦草上面还盖了一大张白羊皮，让马在他屋子里睡了一夜好觉。

这时山上响起了前进的冲锋号，向敌人发起了总攻。很快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使红军部队向前挺进。

徐总下了山，看到把战马喂得好好的，徐总高兴不已，当即叫通讯排长给他家付了十块大洋，他总是不肯要，他说：“红军为我们穷苦百姓干革命，闹翻身，我们应该支持红军打仗啊！”通讯排长一再给他，他仍然不要。之后，通讯排长把十块大洋给了苏维埃干部，叫苏维埃干部较交。

红军在河西打骑兵时，我腹部中了子弹，流血不止，用马尿消毒后，撕了一块擦枪布包扎伤口，部队打散了，周德华回忆说，我就给农民放羊，不久，国民党部队把我拉去当壮丁，农民说我是“哑吧”，我装着不说话，只是“啊！啊！啊！”吼了几声，国军听到是“哑吧”，就大发雷霆，“他娘的”扬长而去。有个矮子兵很狡猾，走在路上说，是不是“赤匪”装的“哑吧”，他们听后，又急转回来侦察，但我早已躲在山口不见人影了。国军走后，我又回到农民家里做活找饭碗。以后，我在一个小镇子，遇到一个做手艺的四川人，就跟他一路做手艺，到四川回到老家至今。86 岁的周德华现享受的是在乡西路红军待遇。

红军歌声显威力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战士龚仲礼战斗实录



龚仲礼，男，1921年出生于原巴中县渔溪镇。1933年2月参加红军儿童团，5月编入红30军270团二营当战士，参加反“三路围攻”战斗，1935年3月参加强渡嘉陵江战斗，6月随部队南下，在百丈关打仗受伤，1936年过黄河后在古浪打仗，他的腿被打断，不久，他装成生易人，乞讨回家。现住于巴中市巴州区渔溪镇太极村。现在家庭成员是：

长子：龚全仪，58岁，务农，住地同上；

女儿：刘兆连，55岁，务农，住地同上；

次子：龚伦仪，57岁，务农，住地同上；

女儿：刘兆会，54岁，务农，住地同上。

龚仲礼回忆说：“我最爱讲的是红军故事，最爱唱的是红军歌曲。”这是老红军龚仲礼向我们“红色档案”征集组说的几句开场语。他在部队很活跃，看演出学唱歌是他一生的业余爱好，我们采访时，他一边讲他的战斗历程、一边给我们唱红军歌曲，他讲到最后给我们唱了十多首红军歌曲，他唱的歌一是部队首长教唱的；二是从老百姓中吸收的；三是看红军宣传队演出领受的，

他的记忆力比较好，至今不少歌词都记得比较清楚（唱的不准确的地方、征集者经核对改为原词）。他所在部队不管是战士、还是连长、团长、师长、政委都喜欢唱歌，枪声一停，又说又唱，仗一打下来，歌声嘹亮，唱出了红军指战员的革命精神和高昂的士气，尽管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可同志们整天乐呵呵的，看不到哪个战士闹情绪，歌子一拉起来，劲头就来了，什么苦呀累呀都忘掉了。现将他讲的战斗历程和唱的歌曲实录于下：

巴中县于 1933 年解放后，旋即建立了巴中特别市模范儿童团，该团共 500 余人。龚仲礼加入儿童团，将他分配到恩阳县在公路上站岗放哨，学会一首《童子团站岗放哨歌》，他唱道：

我们童子团，放哨定要严；
穷人分田地，富人心不甘。
派些反动派，进来当侦探；
企图探消息，破坏我政权。
时时要注意，站岗要加严。

5 月，龚仲礼编入红 30 军 270 团二营，参加了反田颂尧“三路围攻”的战斗，“三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进行的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关键性大战，持续时间四个月，红军歼敌二万四千余人，缴获敌枪八千余支，机枪二百余挺，追击炮五十门，田颂尧多年经营的实力被打掉三分之一。同时，苏区军民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苏区和红军都得到迅猛的发展，建立起了二十二个县和一个市两个道的苏维埃政府。接着红军总部在巴中红军广场（今巴城北门外）召开庆祝大会，龚仲礼与宣传队进行了文艺表演，他唱了一首《红

军打了大胜仗》。他唱道：

冬冬锵，冬冬锵，
红军打了大胜仗，
院坝塔起戏台子，
点起油灯把戏唱。
装的装红军
扮的扮匪邦，
童子团 嗓门儿亮，
紧紧握着红缨枪，
呼的一声杀过来，
垮杆儿队伍钻裤裆，
军民共同庆胜利，
台上台下喜洋洋。

这年6月中旬，仪阆县苏维埃政府在恩阳诞生，8月，仪南战役取得胜利，仪阆县改为恩阳县。红军在恩阳召开恩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龚仲礼在大会上唱道：

红军一到巴中来，
马上建立苏维埃，
打土豪，分田地，
斗倒劣绅狗老财。

红军一到巴中来，
革命红旗树起来，
工友农友当红军，
武装保卫苏维埃。

红军一到巴中来，
工友农友喜心怀，
跟着红军打天下，
创造一个新世界。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从苍溪塔子山等几个渡口强渡嘉陵江后，派一支先头部队快速朝剑阁方向前进。3月31日，红三十军及九军一部很快占领剑阁，旋即，红军宣传和组织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成立了三个县苏维埃政府。龚仲礼在成立大会上一边呼喊“红军万岁”的口号，一边高唱《红军三大任务歌》，他唱道：

红军三大任务，
打倒帝国主义，
铲除封建势力，
实行土地革命。

龚仲礼回忆，6月间，红四、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右路军。右路军由毛泽东率领继续北上，左路军由张国涛、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向毛儿盖地区前进。

我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七〇团二营，懋功会师后，红军发生了分裂，张国涛率部南下，后来，当然我们只有南下，想打成都嘛，没有打下来，死了太多太多的人了，失利之后，我们就往回跑，那一路死人的惨景就难得说了。战友们看到一堆堆牺牲的战友，行进的步伐突然慢下来了，情绪低落，这时，我想起两首歌曲，一首《革命就要不怕死》，另一首《要当红军不怕杀》，我边走边唱轮番地唱，唱完后，我们的团长带头鼓掌，

战友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一路欢歌笑语，加快部队前进的步伐。我唱的《革命就要不怕死》的歌词是：

巴山翠竹根连根，
前头砍了后头生，
革命就要不怕死，
杀了脑壳当屁疼。

我唱的《要当红军不怕杀》的歌词是：

要吃辣子不怕辣，
要当红军不怕杀，
刀子靠在颈项上，
脑壳掉了也尽它（即也莫关系）

耄耋之年的龚仲礼继续讲述道：刚开始红军打了几次胜仗，后来国民党调集重兵，双方在百丈关拉开架势，连续激战几天几夜，后来我们后勤部队全部投入了战斗，我的背部中了一颗子弹，在指导员的命令下，我们最终撤出了战斗一路北回。由于背部受伤，在回到北上的路上，基本是依靠战友的帮助才坚持下来的，我们望着茫茫的雪山，觉得牺牲的人特别多，有时全班全排全连的人马都坠入冰谷和雪窟窿里，转眼不见了，那时候人们眼泪都流干了，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哭了，感情和情绪都有些麻木和呆滞了，身边的战友死去，也只好那样痴痴地望着，人们像傻子一样。

队伍好不容易走到了雪山的分水岭处，红军站在分水岭上，举目一望，似乎是将经过的困苦和劳累全都忘掉了，又高兴起来，大家欢呼着，唱起了歌，那歌声唱得惊天动地。龚仲礼和战友们唱了一首《雪山歌》，他唱道：